

首都博物馆东馆建设的思考*

Reflection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East Branch of the Capital Museum

张 宇

Zhang Yu

(首都博物馆, 北京, 100045)

(Capital Museum, Beijing, 100045)

内容提要: 随着新时代的到来, 公众对博物馆的期待不断攀升, 博物馆的角色和功能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对博物馆的基础建设、服务水平和运营能力带来了很大的挑战, 尤其是在博物馆的新建和改造过程中, 保持前瞻性的战略眼光和广阔的视野, 立足新时代对博物馆发展的新要求, 把握博物馆发展的未来趋势就显得尤为重要, 本文从首都博物馆东馆建设的前期工作实践出发, 探讨性地提出对新时代博物馆建设的一些思考。

关键词: 博物馆 建设 功能 设计 理念 观众

Abstract: With the new era approaching, the public expectation for museums augments; the role of museums and their functions have transformed greatly. Therefore, the museums are facing many challenges for example: their foundational construction, public service and operational capability. Especially, it is important to be predictive and to have a strategic and broad vision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and renewing of the museums, in order to satisfy the criteria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useums in this new era and to follow the trend of development successfully. This essay focuses on the primary prepar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east branch of the Capital Museum and provides some exploratory reflections over the construction of museums for the new era.

Key Words: Museum; construction; functions; design; theory; public

一、首都博物馆东馆建设的背景

(一) 新时代对博物馆发展的新要求

1. 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的新挑战

随着新时代的到来, 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

的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向往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对文化方面需要的增长, 而在着力解决文化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上、在持续提升文化自信的过程中, 博物馆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这就要求博物馆提升自身的建设水平, 增强自身的文化传播能力, 为社会提供更高水平的文化服务。

* 此篇论文遴选自“当代博物馆建设及展览诠释国际研讨会”会议论文。

2. 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新高度

新时代,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文博工作。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首都博物馆时指出,“搞历史博物展览,为的是见证历史、以史鉴今、启迪后人。要在展览的同时高度重视修史修志,让文物说话、把历史智慧告诉人们,激发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坚定全体人民振兴中华、实现中国梦的信心和决心。”^[1]习近平总书记给在深圳召开的国际博物馆高级别论坛的贺信中指出:“博物馆是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殿堂,是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的桥梁,在促进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方面具有特殊作用。”^[2]前所未有地将博物馆事业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

国家文物局印发的《博物馆事业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2011—2020)》提出,到2020年,基本形成特色鲜明、结构优化、布局合理的博物馆体系,基本实现博物馆管理运行的现代化,基本建立运转协调、惠及全民的博物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博物馆文化深入人心,进入世界博物馆先进国家行列。到2020年,博物馆公共文化服务人群覆盖率明显提高,从40万人拥有1个博物馆发展到25万人拥有1个博物馆。除基本陈列外,博物馆年举办展览数量达到3万个,展示水平显著提升。博物馆年观众达到10亿人次。

3. 公众文化需求的新期待

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物质财富的丰富,人民群众对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据相关数据统计,2018年全国博物馆服务观众总人次较2012年增加72%，“博物馆热”现象已经形成,公众对于博物馆的需求和期待不断攀升,这就要求博物馆更加充分发挥文化引领和传播作用,把改善民生落实到文化服务和建设中,着力提供更好更多的文化产品和服务,不断丰富公众精神世界、增强公众精神力量,助力提升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

(二) 行政副中心建设的新需要

行政副中心建设是北京市贯彻《京津冀协同

发展规划纲要》这一重大国家战略,着力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深化调整城市布局,发挥首都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实现优势互补、良性互动的重要举措。根据《北京城市副中心控制性详细规划(街区层面)(2016年—2035年)》,城市副中心建设要突出文化遗产的城市特色,构筑全面覆盖、亘古及今的历史文化传承体系,充分挖掘历史文化内涵,营造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人文环境,建设古今同辉的人文城市。结合上位规划要求,市委市政府决定在行政副中心兴建首都博物馆东馆,打造成城市副中心的文化名片。

二、新时代博物馆建设的理论基础

(一) 博物馆的本质属性是公众属性

通常认为,博物馆的前身是古代君王权贵与寺院收藏有价值事物之所^[3]。但这些场所并不是自始就被视为博物馆的前身,当统治阶层逐渐意识到“珍宝”的意义不单纯只是满足他们对物质财富的占有,还具有展现统治威权、调和不同阶层间关系、强化归属感、激励参与感的功能,并开始对外公开展示时,这些场所才具有博物馆的初始意义。一定程度的开放与共享,对于统治者而言,比绝对的垄断与封闭更能产生效益^[4]。当这些“收藏有价值事务之所”结合了一定程度的公众开放属性之后,博物馆的雏形才得以形成,可见博物馆的产生是与公众紧密相连的。文艺复兴时期,“以人为本”的思想开始出现,并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得以强化,博物馆在这一时期也逐渐走向成熟,可以说博物馆是伴随着“以人为本”的思想成长起来的。截至2018年底,国际博物馆协会在对博物馆定义8次修订中,都强调对公众的开放性是博物馆的重要属性,博物馆的征集、典藏、陈列和研究工作目的,归根结底是为了向公众提供知识、教育和欣赏。

(二) 共享是对博物馆的本质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的发展理念。”^[5]强调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共享发展注重的是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必须坚持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渐进共享，不断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6]。博物馆的共享理念体现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全民共享，体现在对五千多年中华文明精髓的全面共享，体现在对博物馆文化传承的共建共享。博物馆不应当只是少数专业人员和历史爱好者的文化殿堂，更应该是全民共建共享的精神家园。

（三）保护和传承文化遗产是博物馆的核心使命

“博物馆”一词源于希腊语——Mouseion，意即“供奉缪斯（Muses是掌管文艺、美术等的九位女神）及从事研究的处所”^[7]。博物馆最早的雏形之所以能够形成，源于社会不断发展，人类的财富逐渐得到积累，对于符合当时审美和社会形态的珍贵艺术品和稀有品有了收藏和炫耀的意识。继“Mouseion”之后，“museum”一词的使用是始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美第奇家族的劳伦佐（Lorenzo de' Medici, 1449-1492）。至17世纪时，“museum”已被广泛使用，主要用于私人鉴赏家的收藏。而到18世纪以后“museum”的词义开始发生明显变化，也被用来指那些专门从事保护和陈列社会所有的收藏品的文化事业机构^[8]。从博物馆的起源不难看出，博物馆源于物的收藏、保护和研究。苏东海先生也指出，“文物藏品是一座博物馆最为核心的要件，没有文物藏品的博物馆不能称其为博物馆。”^[9]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对于人类文明认识的不断深化，博物馆的功能逐渐转变为基于文化遗产研究和保护的文化遗产，国际博物馆协会对博物馆的最新定义中诠释为博物馆是征集、典藏、陈列和研究代表自然和人类文化遗产的实物的场所。从起源到发展演进的过程不难看出，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是博物馆的核心使命。

（四）以科技引领打造博物馆智慧运营

面对新时代给博物馆带来的新挑战，需要与

时俱进的新策略和新手段。而这些策略和手段的关键就是打破固有的思维模式，充分思考博物馆在新条件下的集约化、数字化、智能化的创新型运营模式。近年来，对于智慧化博物馆的思考和实践不断增多，博物馆已经进入了数字化向智慧化转变时期，博物馆的智慧化建设逐渐被重视，随着5G技术的逐步成熟，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科技的进步对于人民的生活产生了越来越大的作用，博物馆作为记录社会进步的文化机构，更应该身体力行，实现自身的智慧化运营，提供更为智慧化的服务，更为智慧化的藏品征集、保护、研究和展示方式，更为智慧化的管理方案，用智慧化提升管理和服务水平，降低运营成本。

（五）博物馆建设是资源的多维建构过程

博物馆学本身是一个复杂的多学科领域，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等学科相互渗透、交叉。它力图建构一个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学科概念与范畴，以此作为学科身份的标识^[10]。从宏观上说，博物馆是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的文化象征，体现了当地的文化特质和文化内涵，具有更复杂的专业要求。从微观上说，博物馆的功能复杂程度在文化建筑中首屈一指，藏品类型复杂多样，社会服务功能日趋多元，展陈形式和内容不断推陈出新，辅助设备更是类型各异……博物馆的这种特点就决定了博物馆建设是一个资源的多维构建过程，无论是在新博物馆的基建过程中，还是在博物馆的日常运营和科研工作过程中，都需要充分发挥各相关学科的专业优势，实现多学科的跨界融合，才能满足公众对博物馆的发展要求，实现博物馆发展的既定目标。

三、首都博物馆建设的思路与探索

（一）以观众为核心的建设理念

首都博物馆东馆建设之初，就提出了以观众为核心的建设理念，并将这一理念贯穿到建筑结构、建筑布局、功能设置和运营理念之中，转变以往博

博物馆建设单纯以文物为中心的建设思路,调整为以观众和文物为双中心,从满足观众文化需求、增强观众文化获得感和保证文物安全的双重角度去思考问题,去反推设计要求和功能需求。在提升博物馆公众服务水平上下功夫,充分运用新技术、新观念、新热点增强博物馆对公众的吸引力,在提升亲和力和避免庸俗化上寻求最佳结合点。提升观众大数据的收集和分析水平,为不同观众提供个性化的博物馆服务,让博物馆成为大众生活的组成部分,从而实现润物细无声般的文化启迪与传承。

以观众为核心的建设理念,就是将更好的空间和更灵活的时间留给观众。现当代博物馆在设计过程中,多为一体化的建筑结构,在一个整体建筑架构下作内部功能分割。首都博物馆在多年运营过程中发现,整体性结构不利于博物馆分时段、分区域灵活开放,尤其是在特殊的时间节点,例如晚间及特殊需要在闭馆期间提供博物馆服务的情况,由于建筑结构一体化的限制,在特殊时间节点无法实现低成本的灵活的分区域对外开放,只好机械地整体对外开放,而这种开放模式缺乏对观众服务的针对性,一些常设展览并不是这一时段的观众吸引点,参观人数往往不多,但是也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精力开放,造成开放成本过高,成本和收益不成正比。针对这一问题,在首都博物馆东馆建筑结构设计中,提出了分体结构的设计需求,实现博物馆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灵活开放,将博物馆建筑分为观众共享区域和主体建筑区域两个独立部分,两部分通过地面和地下相连,观众共享区域建筑设计理念为灵活的开放空间,设置展陈、社会教育、观众服务、文创互动等复合功能,同时配套设计放映厅、报告厅、餐饮服务等服务设施,打造观众参观、休闲、教育一体的博物馆文化体验空间。同时,在主楼建筑内,将临时展览区域集中设置,并配套设计专属观众参观路线,便于根据需要,在特殊时间节点重点开放吸引力更高的临时展览,给观众更多更新鲜的文化感受。

在为观众提供更为灵活的参观方式的同时,首都博物馆东馆还在空间利用上践行以观众为核心的

建设理念,将博物馆建筑中最好的空间留给观众,并尽可能增加向观众开放的面积,整体建筑中可用于观众服务和参观的面积达到50%以上,其中地上建筑中可用于观众服务和参观的面积达到75%以上。

用完善的服务配套和灵活的参观流线给观众更充分、更自由、更丰富的参观感受。在首都博物馆东馆设计过程中,充分围绕观众服务做文章,有目的地根据不同受众人群开展特色服务,并对相应的服务空间整体布局,根据不同受众类型有指向性地开展功能设计。创新服务理念,充分运用智慧化手段,通过对观众大数据的收集和分析,形成博物馆观众服务设计导向。在细节上下功夫,注重博物馆建筑对环境把控能力,引入声学、光学等专项设计提升观众参观感受。除了完善的服务配套,整体建筑还设计了灵活的观众流线,满足不同兴趣点的观众个性化的参观需求,让观众感受到更人性、更自由的参观氛围。

丰富展陈形式,拓展博物馆展示内容,让观众更加深入认知博物馆。首都博物馆东馆设计过程中,有意识地设计多样化的展陈形式,除了传统的封闭式的展厅外,还设计了半封闭式的展陈空间,连廊功能的展陈空间和户外展陈空间,利用这些展陈区域拓宽展陈的范围和形式,引入时政类、生活类和近现代艺术类展览,尤其是户外展陈,利用博物馆的户外空间,结合户外环境设计,打造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展览形式,实现闭馆不闭展,打造永不落幕的展览。在形式创新的同时,在内容上,设计将部分文博工作向观众进行展示,让观众更多地了解文物保护及修复工作的内容,更深层次了解博物馆的业务工作,增加对文物的保护意识和热情,对博物馆产生更多的认同感。

(二) 以生态文明为引领的建筑设计原则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基,生态环境的变化直接影响文明的兴衰演替。博物馆既是文明的见证者,又是文明的记录者,本身就应是生态文明的引领者和践行者,自觉将生态文明理念融入博物馆的建设当中。

首都博物馆东馆建设过程中对生态文明理念的思考和实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体现在建筑与周边的关系方面。东馆位置坐落于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地块内，为园林中镶嵌的博物馆，在建筑方案设计过程中，就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作为设计的首要原则，以谦逊的建筑形态嵌入到绿心园林高低起伏的地形中，以大气朴实的姿态营造高品质的公共空间，博物馆如同从大地生长出来，又消隐于自然环境之中，与自然融为一体，体现博物馆尊重自然、与自然共处的人文思想。其次体现在建筑选材过程中。选用木材等“负碳”建筑材料作为部分区域主要建筑材料，让传统建筑材料在现代建筑中发挥重要的结构作用，体现这些材料本身温暖自然的质感、具有自然生长痕迹的特色，营造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人文环境，同时还可以大大减少内装材料的使用，简化施工流程，提高工作效率，减少建设安装过程中对于能源和自然资源的损耗。再次体现在建筑空间利用方面。利用大进深的建筑结构特点合理布置不同的功能区块，充分利用自然采光、自然通风满足博物馆功能需求；统筹博物馆各功能区块对空间高度的不同要求，叠合错落，增大竖向建筑空间的利用率；充分利用建筑地下空间，利用下沉庭院引入自然光、自然风、自然景观，提升地面以下室内空间的建筑体验，提高土地利用率。最后体现在能源利用方面，充分利用地热等清洁能源，采用共享集中能源系统策略，结合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地块设置能源站的规划，与能源站建立能源共享关系，节约分建资金，简化建设流程，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三）以预防性文物保护为贯穿的文保特色

上工治未病，预防性保护始终是文物保护的关键。首都博物馆东馆在文保功能的设计过程中，从“治未病”的角度出发，研究以预防性文物保护为贯穿的文保功能设计方案。

在建筑结构方面，本着“藏品保管保护不分家”原则，设计藏品功能区，在功能上整体布局，将藏品库区与文物保护和修复功能区相毗邻，并设

计专属安保通道，尽量缩短藏品移动距离，从空间上为文物保护研究工作的开展创造便利条件。

在功能区设计方面，根据文保功能需要和藏品特点设计藏品库区和文保区布局。在藏品库区功能设计方面，将临时展览外馆文物和馆藏文物分区保管，设置馆藏库区和临展库区，根据两个库区不同的特点设计专属的库前区，实现既满足功能需求又集约面积，同时避免不同归属文物交叉存放存在的藏品风险。结合临展展陈需要，在临展库区配套设置影像采集功能区，满足临时展览数字化和图录出版需要，既可减少文物移动风险，又能通过集约工作环节提高工作效率。在藏品保护和修复功能区的设计方面，将重点集中在科技预防性保护的功能设计上，充分考虑未来科技预防性保护的发展趋势及省级馆对文物保护的带动和引领作用，在面积和投入上进行重点倾斜，力求搭建专业文保科技研究平台，一方面，充分融合当代博物馆在科技预防性保护方面的成功经验；另一方面，研究生物、化学、物理等专业技术在文保方面的新应用，以及探索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在文物修复中的创新性应用。

在文物流线方面，对文物的流转进行全过程控制。在设计过程中充分考虑文物在流转过程中的风险和环境控制；在流线设计过程中确保文物流线不与其他流线交叉，保证布撤展过程中文物流线的封闭性和排他性；在文物流线的规划上，尽可能减少文物流转距离，科学规划藏品库区、展陈区的位置关系。

在文物保管、展陈环境控制方面，根据文物存放状态，开展专项环境控制设计，尤其是对文物影响比较大的温湿度的控制设计。在藏品库区，结合藏品的分类保存情况，根据各文物类别对温湿度等空气质量要求，个性化地设计库房空气质量标准；在展陈区，根据展陈形式及展品对环境控制要求，结合展厅展陈类别、展厅空间结构、目标观众人群、人流量预测、北京地区的气候特点等情况重点研究空气质量目标的实现形式，同时针对特殊展品的裸展需求，结合裸展展品的展陈和保护需要，专门设计空间、环境质量、安保措施符合要求的临时展厅。

（四）以5G技术为依托的博物馆特色智慧运营

实现博物馆智慧化就是将信息化贯穿于博物馆运营之中，充分发挥信息化在智能化、集约化、数据收集分析、传输效率、可视化解读等方面的优势，实现博物馆运营的科学性，提升藏品保管、公众服务水平。在首都博物馆东馆智慧化建设规划中，重点对博物馆信息化进行了整体的思考，从公众服务、展览陈列、藏品保护、科研管理到安全保卫、行政办公、设备设施管理都提出了功能性的需求，并要求各功能模块的集成和数据互通，力图通过大数据的形成及对大数据的分析降低人力成本，提升管理和服务水平。以公共服务模块为例，结合首都博物馆十余年的开放服务实践，提出观众参观服务的整体贯穿思路，从观众的参观需求出发，利用预约系统、票务系统、安检系统、导览系统、配套服务系统贯穿观众参观始终，同时结合观众的个性需求，提供专属的个性化服务方案，为观众提供个性化的参观路线建议。在观众参观结束后，利用观众反馈系统保持与观众的紧密联系，获取观众的第一手反馈信息以及意见和建议。通过信息推送系统，依据观众的参观习惯和个性偏好，有目的地推送文博信息和展览动态，潜移默化地将博物馆融入公众生活。与此同时，通过各系统的数据累积形成观众大数据，通过对大数据的分析，评估博物馆在公众开放、展览陈列、文创研发及销售等方面的水平，并通过大数据分析结果优化各服务系统，形成良性循环，通过不断优化数据并提升数据分析水平，形成客观、准确的大数据体系，为博物馆科学决策提供重要依据。

博物馆的智慧化建设应具有前瞻性的视野和战略眼光。随着5G上升为国家战略，在首都博物馆东馆的建设中，对5G高带宽、低延迟的特点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与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等权威技术单位合作，在大数据、边缘计算、AR/VR/MR、人工智能、物联网技术应用于博物馆观众服务、文物保护、展览陈列、社会教育等方面开展了积极的探

索，试图通过5G的巨大技术进步带动博物馆在展览解读、文物保护和服务接待水平方面的提升。同时，还将充分利用5G的技术优势，创建高效的博物馆运营网络，提升一馆两址条件下的统一指挥调度、信息同步与共享方面的能力与水平，保证两馆高效运行。

（五）以公众共享和共同参与的办馆方针

提升公众的文化认同是博物馆的重要使命之一，有针对性地引导公众由内而外地产生文化共鸣，从而形成文化认同是事半功倍的方式。首都博物馆东馆在建设中，充分吸取多年来的成功经验，特别是总结“读城”等一系列观众参与性强的展览策展经验，着重思考博物馆文化传播模式的转变，在功能设计中，细分观众人群，结合不同观众特点，为观众提供更为灵活多样的活动空间；开放专业工作区域，为观众提供更深入了解博物馆的渠道；有针对性地设计多功能和半开放式展陈空间，创新展陈模式，积极倡导观众参与博物馆展览的设计、制作、布撤展工作，让观众从被动地参观、受教变为主动地参与、思考，提高博物馆自身的感染力和感召力，强化观众对博物馆的认同感，打造公众共享共建的博物馆。

（六）以多元、跨界和融合为一体的功能设计思路

随着社会不断发展，博物馆的功能发生了很大转变，已经从原来的文物典藏、展览陈列的文化场所，转变为集文化传播、文化休闲、社会教育、知识启蒙、藏品保护、文化创意等为一体的多元文化综合体，既要满足大型公共场所的硬件要求，又要满足文物典藏、展览陈列的功能需要。功能的不断增加、职能的不断丰富、文博技术研究的不断深入使博物馆建筑本身蕴含的专业领域不断地拓展，博物馆建筑本身也变成了一个极其复杂的建筑形式。首都博物馆东馆在规划设计过程中，深刻分析了博物馆功能的转变，对功能需求进行了反复推敲，将博物馆建筑与周边的关系进行了整体分析，与相关

专业机构开展了多项专题研究。根据博物馆藏品保护及相关专业文保设施要求,结合博物馆所在地区的抗震设防烈度情况及毗邻地铁线的现状,开展博物馆隔震及抗工业振动的专项研究;根据首都博物馆多年来运营经验,结合观众参观环境提升要求,开展博物馆声环境专项研究;根据文物对光环境的要求,结合观众的参观感受,探索文物和观众需求的结合点,开展光环境专项研究;与物理、化学、生物实验技术领域的专业机构合作,借鉴专业技术实验室的建设经验,开展藏品保护实验室建设研究;分析博物馆空气质量影响因素,科学调整对博物馆室内空气质量存在影响的功能区设计,在整体建筑的空调系统中专项开展空气质量控制研究;设置博物馆气象站,收集室外空气质量大数据信息,与室内空气质量作对比分析,开展空气质量对文物的影响研究;开展建筑设计、施工专项调研,了解相关领域成熟技术的应用情况,在建筑设计过程中,充分考虑运用成熟技术降低未来运营成本,提出在勘察、设计、施工和生产运维全生命周期应用BIM技术,充分发挥BIM技术的可视化、虚拟化、协同管理、成本和进度控制优势,提升工程设计、施

工水平,同时提升未来博物馆运营水平。

在博物馆建筑建设过程中实现多元化跨界融合的同时,开展多学科的博物馆运营研究,与力学、化学、生物学、传播学、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光学、声学等专业学科的科研机构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共同开展文物保护、公众服务等相关方面的研究,拓展博物馆的学科体系,实现博物馆运营的多维度资源建构,提升博物馆整体科研和运营水平。

四、结 语

新时代对博物馆提出了新要求,赋予了博物馆新使命,更带来了新挑战。这种挑战是前所未有的、复杂多元的,将迫使博物馆的建设、管理、运营思路产生很大转变。在博物馆的基础建设过程中,尤其需要具有前瞻性的战略眼光和全域性的视野。目前首都博物馆东馆建设仍属前期阶段,其建设规划思路有待论证。笔者的思考,尚不成熟,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推敲修正,不揣谫陋,只为能唤起更多同仁的关注与研究,共同为新时代的博物馆建设添砖加瓦。

注释

- [1] 《保护历史文物的重大战略指导思想——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保护历史文物重要论述体会》,国家文物局官网, http://www.sach.gov.cn/art/2015/3/6/art_1782_117352.html。
- [2] 《博物馆 连接文化之桥》,中国文明网, http://www.wenming.cn/wmpl_pd/whkj/201611/t20161115_3886356.shtml。
- [3] 吴立行:《博物馆发展历史脉络中的文化战略意识初探》,《天津美术学院学报》2016年第8期。
- [4] [美]休·吉诺韦斯、玛丽·安妮·安德烈编,路旦俊译:《博物馆起源——早期博物馆史和博物馆理念读本》,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32页。
- [5]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国政府网, http://www.gov.cn/zhuanti/2017-10/27/content_5234876.htm。
- [6]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10页。
- [7] 王宏钧主编:《中国博物馆学基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57页。
- [8] 吴立行:《博物馆发展历史脉络中的文化战略意识初探》,《天津美术学院学报》2016年第8期。
- [9] 苏东海:《什么是博物馆》,《博物馆的沉思——苏东海论文选》(卷三),文物出版社,2010年,第131页。
- [10] 杨秋:《博物馆学跨学科发展的价值取向》,《中国文物报》2019年1月29日第8版。